

##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

張果女 華妃 郭知運 王光本 幽州衙將 韋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問 僧韜光 僧儀光 尼員智 楊元英 張果女

開元中，易州司馬張果女，年十五，病死。不忍遠棄，權瘞於東院閣下。後轉鄭州長史，以路遠須復送喪，遂留。俄有劉乙代之。其子常止閣中，日暮仍行門外，見一女子，容貌豐麗，自外而來。劉疑有相奔者，即前詣之，欣然款浹。同留共宿，情態纏綿，舉止閒婉。劉愛惜甚至，後暮輒來，達曙方去。經數月，忽謂劉曰：「我前張司馬女，不幸夭沒，近殯此閣。命當重活，與君好合。後三日，君可見發，徐候氣息，慎無橫見驚傷也。」指其所瘞處而去。劉至期甚喜，獨與左右一奴夜發，深四五尺，得一漆棺。徐開視之，女顏色鮮發，肢體溫軟，衣服汝梳，無污壞者。舉置床上，細細有鼻氣。少頃，口中有氣，灌以薄糜，少少能咽，至明復活，漸能言語坐起。數日，始恐父母之知也，因辭以習書，不便出閣，常使齎飲食詣閣中。乙疑子有異，因其在外送客，竊視其房，見女存焉。問其所由，悉具白，棺木尚在床下，乙與妻歔歔曰：「此既冥期至感，何不早相聞？」遂匿於堂中。兒不見女，甚驚。父乃謂曰：「此既申契殊會，千載所無，白我何傷乎？而過為隱蔽。」因遣使詣鄭州，具以報果，因請結婚。父母哀感驚喜，則剋日赴婚，遂成嘉偶，後產數子。（原缺出處，明鈔本、陳校本俱作出《廣異記》）

華妃

開元初，華妃有寵，生慶王琮，薨葬長安。至二十八年，有盜欲發妃塚，遂於塋外百餘步，偽築大墳，若將葬者。乃於其內潛通地道，直達塚中。剖棺，妃面如生，四肢皆可屈伸，盜等恣行凌辱。仍截腕取金釧，兼去其舌。恐通夢也，側立其屍，而於陰中置燭。悉取藏內珍寶，不可勝數，皆徙置偽塚。乃於城中，以輜車載空棺會。日暮，便宿墓中，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，方掩而歸。其未葬之前，慶王夢妃被發裸形，悲泣而來曰：「盜發吾塚，又加載辱，孤魂幽枉，如何可言。然吾必伺其敗於春明門也。」因備說其狀而去。王素至孝，忽驚起涕泣。明旦入奏，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，以物色備（廣異記備作補）盜甚急。及盜載物歸也，欲入春明門，門吏訶止之，乃搜車中，皆諸寶物，盡收群盜。拷掠即服，逮捕數十人，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。王乃請其魁帥五人，得親報仇，帝許之。皆採取五臟，烹而祭之，其餘盡榜殺於京兆門外。改葬貴妃，王心喪三年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郭知運

開元中，涼州節度郭知運出巡，去州百里，於驛中暴卒。其魂遂出，令驛長鎖房勿開，因而卻回府，徒從不知也。至舍四十餘日，處置公私事畢，遂使人往驛，迎己喪。既至，自看其殮。殮訖，因與家人辭訣，投身入棺，遂不復見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王光本

王光本，開元時為洛州別駕。春月，刺史使光本行縣。去數日，其妻李氏暴卒。及還，迫以不親醫藥，意是枉死。居恒慟哭，哀感旁鄰，後十餘日，屬諸子盡哭。光本因復慟哭百餘聲，忽見李氏自幃而出，靚妝炫服，有逾平素。光本輟哭，問其死事，李氏云：「妾尚未得去，猶在此堂。聞君哀哭慟之甚，某在泉途，倍益淒感。語云：生人過悲，使幽壤不安。信斯言也。自茲以往，不欲主君如是，以累幽冥耳。」因付囑家人，度女為尼，放婢為平人，事事有理。留一食許，謂光本曰：「人鬼道殊，不宜久住，此益深恨。」言訖，入堂中遂滅。男女及他人，但聞李氏言，唯光本見耳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幽州衙將

開元中，有幽州衙將姓張者，妻孔氏，生五子而卒。後娶妻李氏，悍妒狠戾，虐遇五子，且鞭捶之。五子不堪其苦，哭於其母墓前，母忽於塚中出，撫其子，悲慟久之。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：「不忿成故人，掩涕每盈巾。死生今有隔，相見永無因。匣裡殘汝粉，留將與後人。黃泉無用處，恨作塚中塵。有意懷男女，無情亦任君。欲知腸斷處，明月照孤墳。」五子得詩，以呈其父。其父慟哭，訴於連帥，帥上聞，敕李氏決一百，流嶺南，張停所職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韋氏女

洛陽韋氏，有女殊色。少孤，與兄居。鄰有崔氏子，窺見悅之。厚賂其婢，遂令通意，並有贈遺。女亦素知崔有風調，乃許之，期於竹間紅亭之中。忽有曳履聲，疑崔將至，遂前赴之。乃見一人，身長七尺，張口哆唇，目如電光，直來擒女。女奔走驚叫，家人持火視之，但見白骨委積，血流滿地。兄乃詰婢得實。殺其婢而剪其竹也。（出《驚聽錄》）

崔尚

開元時，有崔尚者，著《無鬼論》，詞甚有理。既成，將進之。忽有道士詣門，求見其論。讀竟，謂尚曰：「詞理甚工，然天地之間，若雲無鬼，此謬矣。」尚謂：「何以言之？」道士曰：「我則鬼也，豈可謂無？君若進本，當為諸鬼神所殺。不如焚之。」因而不見，竟失其本。（出《玄怪錄》）

河湄人

開元六年，有人泊舟於河湄者，見岸邊枯骨，因投食而與之。俄聞空中愧謝之聲，及詩曰：「我本邯鄲士，祇役死河湄。不得家人哭，勞君行路悲。」（出《靈怪錄》）

中官

有中官行，宿於官坡館，脫絳裳，覆錦衣，燈下寢。忽見一童子，捧一樽酒，衝扉而入。續有三人至焉，皆古衣冠，相謂云：「崔常侍來何遲？」俄復有一人續至，淒淒然有離別之意，蓋崔常侍也。及至舉酒，賦詩聊句，末即崔常侍之詞也。中官將起，四人相顧，哀嘯而去，如風雨之聲。及視其戶，扃閉如舊，但見酒樽及詩在。中官異之，旦館吏云：「裡人有會者，失其酒樽。」中官出示之，乃裡人所失者。聊句歌曰：「床頭錦衾斑復斑，架上朱衣殷復殷。空庭朗月閒復閒，夜長路遠山復山。」（出《靈怪集》）

王鑑

兗州王鑑，性剛鷙，無所憚畏，常陵侮鬼神。開元中，乘醉往莊，去郭三十里。鑑不涉此路，在五年矣。行十里已來，會日暮。長林下見一婦人，問鑑所往。請寄一袱，而忽不見。乃開袱視之，皆紙錢枯骨之類。鑑笑曰：「思鬼弄爾。」策馬而去。（出《靈怪錄》）

十餘人聚向火。時天寒，日已昏，鑑下馬詣之。話適所見，皆無應者。鑑視之，向火之人半無頭，有頭者皆有面衣。鑑驚懼，上馬馳去。夜艾，方至莊，莊門已閉。頻打無人出，遂大叫罵。俄有一奴開門，鑑問曰：「奴婢輩今並在何處？」令取燈而火色青暗，鑑怒，欲撻奴，奴云：「十日來，一莊七人疾病，相次死盡。」鑑問：「汝且如何？」答曰：「亦已死矣。向者聞郎君呼叫，起屍來耳。」因忽顛仆，既無氣矣。鑑大懼，走投別村而宿。週歲，發疾而卒。（出《靈異集》，明鈔本、陳校本俱作出《靈怪集》）

#### 李令問

李令問，開元中為秘書監，左遷集州長史。令問好服玩飲饌，以奢聞於天下。其炙驢罌鵝之屬，慘毒取味。天下言服饌者，莫不祖述李監，以為美談。令問至集州，染疾，久之漸篤。刺史以其名士，兼是同宗，恒令夜開城門，縱令問家人出入。刺史之子，嘗夜與奴私出遊。至城門，遙見甲仗數百人，隨一火車，當街而行。驚曰：「不聞有兵，何得此輩？」意欲馳告父，且復伺其所之。尋而已至城壕，火車從水上過，曾不漬滅，方知是鬼。走投其門，門已閉。不得歸，遂奔令問門中處之。既入，火車亦至令問中門外。其子雖恐懼，仍竊窺之。忽聞堂中十餘人誦經，甲仗等遲回良久。有一朱衣鬼，經三踢關，聲如雷震，經聲未絕。火車移上堂階，遙見堂中燈火清靜，尚有十餘人侍疾。朱衣鬼又抉窗櫺，其聲如前，令問左右者皆走散。鬼自門持令問出，遂擲於火車中，群鬼擁之而去。其子還舍，述其事。刺史明日令人問疾。令問家中餘口，無敢起者。使者叫呼方出，云：「昨夜被驚，至今戰懼未已。令問屍為鬼所擲，在堂西北陳重床之下。」家人乃集而哭焉。（出《靈怪錄》，明鈔本、陳校本俱作出《靈怪集》）

#### 僧韜光

青龍寺僧和眾、韜光，相與友善。韜光富平人，將歸，謂和眾曰：「吾三數月不離家，師若行，必訪我。」和眾許之，逾兩月餘。（逾兩月餘四字原空缺，據許本、黃本補。）和眾往中都，道出富平，因尋韜光。和眾日暮至，離居尚遠，（離居尚遠四字原空缺，據許本、黃本補。）而韜光來迎之曰：「勞師相尋，故來迎候。」與行裡餘，將到家。謂和眾曰：「北去即是吾家，師但入須我，我有少務，要至村東，少選當還。」言已東去。和眾怪之，竊言曰：「彼來迎候，何預知也？欲到家舍吾，何無情也？」至其家扣門，韜光父哭而出曰：「韜光師不幸，亡來十日，殯在村東北。常言師欲來，恨不奉見。」和眾弔唁畢，父引入，於韜光常所居房舍之。和眾謂韜光父曰：「吾適至村，而韜光師自迎吾來，相與談話裡餘。欲到，指示吾家而東去。雲要至村東，少閒當返。吾都不知是鬼，適見父，方知之。」韜光父母驚謂和眾曰：「彼既許來，來當執之。吾欲見也。」於是夜久，韜光復來，入房謂和眾曰：「貧居客來，無以供給。」和眾請同坐，因執之叫呼。其父與家人並至，秉燭照之，形言皆韜光也。納之甕中，以盆覆之。甕中忽哀訴曰：「吾非韜光師，乃守墓人也。知師與韜光師善，故假為之。如不相煩，可怨造次，放吾還也。」其家不開之，甕中（甕中二字原空缺，據許本、黃本補。）密祈請轉苦。日出後卻覆，如驚颺飛去，而和眾亦還。後不復見（還後不復見五字原空缺，據許本、黃本補。）焉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#### 僧儀光

青龍寺禪師儀光，行業至高。開元十五年，有朝士妻喪，請之至家修福。師往其家數日，居於廡前，大申供養。俗每人死謁巫，即言其殺出日，必有妨害，死家多出避之。其夜，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，不告師。師但於堂明燈誦經，忽見二人侍之。夜將半，忽聞堂中人起取衣開門聲，有一婦人出堂，便往廚中營食，汲水吹火。師以為家人，不之怪也。及將曙，婦人進食，捧盤來前，獨帶面衣，徒跣。再拜言曰：「勞師降臨，今家人總出，恐齋粥失時，弟子故起，為師造之。」師知是亡人，乃受其獻。方祝，祝未畢，聞開堂北戶聲。婦人惶遽曰：「兒子來矣。」因奔赴堂內，則聞哭。哭畢，家人謁師，問安否。見盤中粥，問師曰：「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，不令師知，家中無人，此粥誰所造？」師笑不答，堂內青衣驚曰：「亡者夜來屍忽橫臥，手有面汗，足又染泥。何謂也？」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，其家驚異焉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#### 尼員智

廣敬寺尼員智，嘗與同侶於終南山中結夏。夏夜月明下，有哭而來者，其聲雄大，甚悲。既至，乃一人，長八尺餘，立於廡前。聲不輟，遂至夜半，聲甚嗚咽，涕淚橫流。尼等執心正念不懼，而哭者竟不言而去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#### 楊元英

楊元英，則天時為太常卿，開元中，亡已二十載。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，識其父墳中劍。心異之，問削師：「何得此劍？」云：「有貴人形狀衣服，將令修理，期明日五時來取。」子意是父授，復疑父塚為人所開。至日，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，伺之。至時取劍，乃其父也，騎白馬，衣服如生時，從者五六人。兄弟出拜道左，悲涕久之。元英取劍下馬，引諸子於僻處，分處家事。末問：「汝母在家否？」云：「合葬已十五年。」元英言：「我初不知。」再三歎息，謂子曰：「我有公事，不獲久住。明日，汝等可再至此，當取少資，助汝辛苦。」子如期至，元英亦至，得三百千，誡之云：「數日須用盡。」言訖訣去，子等隨行涕泣。元英又謂子曰：「汝等不了此事，人鬼路殊，寧有百年父子耶？」言訖訣去。子隨騎出上東門，遙望入邙山中，數十步忽隱不見。數日，市具都盡。三日後，市人皆得紙錢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